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雅觀樓

### 第十三回 趙福官合謀迷浪子 尤老實喪命哭亡兒

話講雅觀樓歸家，歇了兩日，自兒暗想說：「不合預貼起條，候尤進縫部文來，悄悄到任，做了老爺，誰敢告我。這一著原是自家錯了。」連日部文不到，悶坐無聊，何以消遣，新學得擲色子，遂約畢、管二人並費人才，再搭上兩個人，園中小擲，不過幾兩輸贏。豈知，出小至大，畢、管二人又勾合了軟硬相識，擲色子的名曰酒花，一輸數百金，漸至門牌也會，竟是不學而能。也是銀子要散，不兩月間，約輸去數千金。有同興園趙福官，打發門子來請數次，都未曾到。一日，局中人都有事，時屆初秋，節後同費人才駕一葉扁舟，經同興河房前過，福官招之吃茶。晚間請過吃酒，少慰渴衷。雅觀樓回說：「歸舟即來小聚，不可又招外客。」雅觀樓湖上一到即回舟，到同興園時，紅燈初上，狎客盈庭。雅觀樓乘興而來，欲與福官修舊。豈知又來相好留住，情不能卻，只得叫鴛子在河岸伺候，候船到，善為婉辭，推說某府接去，三鼓始回。雅觀樓大怒：「既已約定，又應他局，明係玩人，從此再不到你家了。」悶悶而回。次日，會見畢如刀等談及，說：「這些忘八，非打不可。我代你多件事，約幾百人擺個陣他看看，叫他喪膽忘魂。」雅觀樓說：「托眾位哥哥，代我嚇他下子，不可動手打，事就大了。」畢如刀說：「你同費兄在園中，我出馬代你去辦。」於是，畢如刀約管嘉卿，回到同興園。福官接住，說：「你家昨日得罪個人。某人來，你留他晚間吃酒，以接外客。雅觀樓動了氣。你知道，他有錢有勢，禍不遠矣。」福官說：「要托二位老爺施恩，我同東家說，備個東，選幾位好姑娘，奉陪玩一天，要來吉星化解。」畢如刀說：「這到擾你，我代你家又生出股財氣，我們來進房告訴你。」二人同進福官房，便如此這般說了一遍。福官喜得粉臉堆下笑來，即說與忘八鴛母，合家歡喜。即刻備下美肴，請用中飯。午後，畢如刀與福官盤相，管嘉卿另選一個尤物，各人進房，以至晚間坐席，閒文不敘。專待睡至三鼓，各人披衣而走，直奔雅觀樓家。時雅觀樓與費人才二人，在園中摸骨牌下棋，消磨時刻。見畢、管二人到，便問：「如何辦法？」說：「已代約了武朋友兩百人，打得乾乾淨淨。龜子只是磕頭，婊子四處潛躲。福官唬得翻眼抽過去，薑湯灌醒。龜子已知你約的人，明日到門磕頭請罪，備酒請大爺陪禮。」雅觀樓說：「難道這樣打法，他就肯甘心了。」畢如刀說：「你好不油，他是做的受人欺壓生意，你不欺壓他，他便就欺壓人。明日早早，即有鴛子來請你，去設席陪禮，自認不是。你明日要施點恩，他打的傢伙，賞他幾兩銀子置備。」雅觀樓聽說大喜。二人說：「我們也不回去，相宜手談一樂。」雅觀樓也想手談，要抓兩下。於是四人小擲。這都是畢、管二人與同興園說明，做出打降樣子，地下損些破碗盞，桌椅推得東倒西歪。福官假裝唬出病來，仍著人請雅觀樓來吃酒，作陪禮介。雅觀樓色子擲到天明，即有個小廝在雅觀樓耳邊低低說了幾句，由不得丟了色子到門口，他們三人心裡明白。雅觀樓到門口，說：「福官因打降遭唬，知道自己不是，要請錢大爺過去說一句話，他就死也瞑目。」雅觀樓道：「不必說，我就會他。即刻來你家去回他信。」雅觀樓即歇局，說：「今日輸贏有限，再算。我們洗洗險，要上同興園看看福官如何？」畢、管、費齊說：「我們同去，大家打個花臉，以後諒他也不敢。」四人到了同興園，走到客位，滿地肴品，破碗盞損了一地，門窗倒了幾扇，並無一個女腳，惟有幾個下人。到了福官房中，滿地粉盒等件，畫片粉碎，福官在牀上將被裏頭，哼聲不絕。雅觀樓見此情形，不覺心中難過難捨，到牀邊，將手輕輕捧出福官臉來，說非是我叫人打你家，前日你約我來吃酒，又接他客，我回去同人說，畢、管二人動氣，喊了兩百人打你家，我都不曉得。」福官說：「我們散家了，將來討飯回蘇州，大家各散，那敢怨人，恨不該做這受欺生意，遇見你這狼心的人，下這樣毒手。你龍目看看，我不過是一死。指望與你相好幾年，有個倚靠。」觀保說：「事已如此，你且起來吃點東西，收拾收拾，等我送筆銀子來你們置辦。我今晚陪你過一宿談談，不可再接外人吃酒。」福官說：「再如此，是不要性命了。」雅觀樓說：「如此狼藉，我們三人先回去，即著人送銀子來你家。」當下四人回去，雅觀樓說打得如此落花流水，要與他一百兩銀子。這些動手的也要汰化他分禮金。問：「需多少？」畢、管但云：「隨你意思謝謝。」再三問及，說：「不過每人把個鞋襪禮。他兩百人，就要兩百金。」他二人與費人才，乾沒兩百金。當晚，雅觀樓到了同興園，這人家，把一家女人，都打扮得妖豔百出，齊齊出來迎接。真是目不暇接，止有福官不出，獨坐房中，不施脂粉，齊眉邊繫了個包頭。雅觀樓見了，不勝之喜。說：「受用了，吃些甚麼東西？」說：「我自從昨日一唬，心裡時刻亂跳，才合眼就像那些狼人站在面前，我疑感是魂掉了。你今日要早些同我睡一夜，我神氣才得復元。你出去吃酒，莫貪杯酣飲，若還遲了，我坐不住。我是為你來，才勉強掙起。」雅觀樓說：「你不吃東西，我也不勉強你吃酒，要吃碗稀飯過夜才好。」福官說：「我曉得，你出去做席罷，多少人候著你哩。」雅觀樓出去，勉強吃兩杯酒，吃碗飯，就說：「我倦得很，要睡了。少陪諸位，得罪。」他們三人，各自歸房不提。雅觀樓進房，安慰了福官半夜，允了他呆包一百兩一月，不接外客。他才回嗔作喜，與雅觀樓如意暢所欲為。天明回家各散。雅觀樓到園中套房，足足睡到日已正午，方才起來。自有玉郎、桂郎服侍洗臉。早飯後，免不得畢、管、費三人並新結拜弟兄到席，無非聚賭狎妓而已。不必煩敘。

看看中秋將至，園中桂花大放。想到尤進縫，如何半年不到？越想越焦，只得借手談消遣。約幾個朋友，掛花廳賞掛花吃酒。有一班匪友，就來迎合。贊說掛花香妙，不可無酒。雅觀樓依從，桂花廳設席。意在叫十番增福、增壽並小伴娘，又想約福官來，一同賞桂，為永夜之歡。卻有一件掃興事到，是晚竟罷宴而散。

尤進縫僕人自五月帶病出飯店，每天走不上數里，一路行乞到了揚州，至八月初十日，到了尤家。見尤老實夫婦，將被盜遭殺、自己求饒得命、飯店染病、一路行乞來揚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舉家大哭。尤老實夫婦要尋死，到是翠官哭過，還有主見，把他夫婦勸住。說：「我家的人，代錢府辦事，人遭此惡死，我們三人到他家去，看他家如何說法。」尤老實說：「這句話到是的。」三人到了錢家，哭哭啼啼，說出如此這般。鳳姐已大哭起來。雅觀樓在園中與眾人議論，怎麼開心玩法。一聞此信，只唬得目瞪口呆，賴氏在內，將鳳姐勸住不哭，出來請教眾人主意。那畢如刀問明，說：「此事須尊府善為安慰。據晚生愚見，尤兄之屍，諒已無著，被害之地，僕人亦不能指出。為今之計，取平日衣冠，招魂入殮，安葬，設靈位七七齋蘸，超度亡魂。」老夫婦養膽，也要出目，尤府高夫人，聽其自便，如矢志守節，擇族中有子承繼，或無人，錢兄弟生子，須過繼一位，以接尤氏宗祠。一定不易之良法，尤老翁夫婦諒無異說。」當下眾人請尤老實出來，百般勸慰。尤老本忠厚人，也就依說，打發尤老一家回去。所有賞花之筵，變為煩惱之席。次日，如說辦理。誰知禍不單行，尤老實因喪子，得病，不到五日，即嗚呼哀哉。少不得一切喪葬事，俱錢家辦理。足足忙了三個月，安葬後才得無事。這一場大變，有分教：

錢如流水滔滔去，還有狂瀾在後頭。

畢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